

她这一生，几度跌宕。她曾与大学通知书擦肩而过；投身商海，办厂创业，历经被负债、婚变，尝尽人情冷暖。36岁后，她做青瓷，从泥土与火焰中重新找到方向。一次次试，一回回碎，终于在故乡的山海之间，淬炼出象山青白瓷失落已久的温润光泽。

她叫郑亚丽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CLC非遗项目领雁人，浙江省首届乡村工匠名师，浙江省“新农匠”，市级非遗代表传承人。近20年光阴，她从一名企业家，一步步走到手工艺非遗传承人。这一路，她把自己活成了青瓷的样子：历经水火，终于生出一脉沉静而绵长的光亮。



从一抔土到一件器 窑火深处的归人

□郑亚丽/口述 赵淑萍/整理

1 从碎裂中重新站起

我从小生活在丹城东门外。那里靠海，风里总带着微咸的潮气。

那时候我在丹城二小读书，上学常抄近路，翻东塘山那道小山坡。泥土中，偶尔能看见零落的青瓷碎片。我当时不懂，心里第一个念头是——这该不会是古墓里陪葬的东西吧？这么一想，觉着脚下就是一片乱坟岗，吓得走路都加快了步子。

谁能想到呢，后来我竟然跟这片土地，跟那些碎片及它们曾经的沧桑历史有了那么深的缘分。大概冥冥之中，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吧。

我的外公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经史学家、教育家陈汉章的得意门生。外公创建了“立三”学堂。自幼受家风熏染，我很早就有一个朴素的愿望：长大后，也要当一名老师。16岁那年，我中考结束，去考象山机关幼儿园教师编制。成绩考得很好，但最后还是事与愿违。参加高考那年，我家的土地被象山聋哑学校征用了。那时候的政策，土地被征用，是可以得到照顾招

工的。因为家境不好，我就想早点工作，哪怕到聋哑学校当个后勤工也行，也能圆一个“在学校”的梦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宁波大学（我们当时都叫包玉刚大学）的第二批录取通知书来了。可我，眼巴巴等着招工，错过了学校报到时间。

我等了又等，盼了又盼，却没有等到我的招工名额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可日子还得过，人还得活。我也想发家致富，可是，我的人生道路，似乎一直都不太顺。我经历过被负债、婚变，尝尽了人情冷暖，最后，我离开了老家，来到了镇海庄市，在那里办起了金刚石工具厂。创业初期，厂子小，底子薄，最缺的是技术。我专门请了上海的师傅，想着慢慢打开局面。可谁能想到，那年春节，师傅回家过年，春节以后，人迟迟不来。我急啊，电话打不通，人联系不上。最后我一咬牙，追到上海去。还是不接电话，不见人。这时厂里师傅电话我，说上海师傅过年进的一批金刚砂不合格。

一句话，把我打入了冰窟窿。

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，多少个夜晚，我都通宵难眠。债主催款、工人工资要发……样样都像石头压在我心上。在那些难熬的夜里，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求人不如求己。掌握核心技术，才是最要紧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自学化工材料，专攻硅酸盐基础研究。而且，我还带着自己的产品到处去推销。有一位好心的陈姓企业家，他愿意接受我的产品。不仅接受，而且每次都给我现结——一手交货，一手交钱，从不拖欠。我当时天真地以为，是自己的技术过关了。后来，经过厂里师傅们的提点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哪是我的技术过关了？那是好心人有意给我活下去的希望啊！他知道这个“象山老绒（方言，指已婚的妇女）”很难，他用自己的方式，拉了我一把，却从不张扬。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为了那些帮助我的人，我就更加努力地钻研，提高产品质量。

3 在传承与创新中 点亮乡土

重启“象窑”，谈何容易。世人多以“色黄质粗”概括象窑，而我坚信，“色白而滋润”的象窑精品，理当重现于世。

为寻那一抔最契合的瓷土，我与如今的老伴，翻山越海，踏遍象山的角角落落。黄避岙的海岸线、珠山的丘陵、茅洋蟹钳港的海泥滩涂，都留下我们的足迹。

每一次土样采集，都历经数十次配比与试烧。象山瓷土含铁量高，对烧制曲线要求是极为苛刻的。我怀着一颗虔诚而敬畏的心，记录窑温的每一丝变化，比对本标的每一寸成色，再加以分析。我还以数字化技术监控烧制过程。就像我当年研究硅酸盐一样，我力图破解原料配方与窑温控制的密码。有好几年，我一直在尝试。3年间，烧坏的窑炉数以百计，投入的资金，也有几十万元。

天道酬勤，我的作品《太平有象》《三潭印月》相继摘得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，另有十余件在国家级、省级大赛中斩获殊荣。我撰写的论文《浅析象山青白瓷的挖掘与传承》被评为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。

我一边创作，一边弘扬，带退休老师、社区青年、中小學生一起感受陶土的温度。象山文峰学校、宁波开放大学象山学院的梅溪校区，都有我的教学点。无论学生作品多么稚拙，我都精心烧制，送给他们珍藏。当有一位退休阿姨捧着自己做的青瓷杯感慨“原来我们象山的泥土能变成这么美的艺术品”时，我深感慰藉。

从一抔土到一件器，我深深明白，古老的技艺不仅要被唤醒，更要在传承中焕发新生。

2 在泥土和火焰中找到方向

后来，我又遇见了一位兵工厂退休的周师傅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在自己的咬牙坚持中，厂子渐渐有了起色。债务一笔一笔还清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可我心里始终藏着另一种向往——对教育、艺术和美的向往。

那时，女儿跟着书法家鲍宗献老师习字，我常去接她。鲍老师有时抚琴，琴音清远，室内书香与墨香交织，案几上摆着文玩、清供，一切都那么安静。我每每沉浸在那种气氛中。跟鲍老师熟了，那次鲍老师介绍我去一所学校做后勤老师。虽非正式编制，我却毅然地关了厂，去学校任职了。大概那份对教育事业的情结，自幼便埋在了骨血里。

再后来，命运又让我遇见一位贵人——时任镇海成人学校校长徐明刚。那时候，成人学校开设茶艺课，茶艺与陶艺关联紧密。他知道我喜欢陶

艺。他一句“我们送你去景德镇学陶艺，学成回来开课”，便为我推开了一扇新门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寻艺之路。

我起初拜在茅洋俞康良老师门下，从最基础的揉泥、拉坯开始，一双手在转盘上与泥土厮磨，渐渐开了窍。在龙泉，遇见国营老厂退休的叶先寿老师，教我配釉。我又拜宁海“泥金彩漆”传承人陈龙为师，研习大漆工艺，将漆艺与陶瓷糅合，想着能打开一片新天地。同年，我谈了自己对青瓷的理解，没想到受国家级非遗婺州窑传承人陈新华大师垂青，把我收入入室弟子。从此，我系统研习青瓷烧制技艺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我明白，技艺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，更需要的是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以及创造。于是，我开始查阅文献，参加各种培训。

我边学边在学校传授陶艺，后来，

又从镇海来到宁波核心城区，慢慢地在宁波扎下了根，有了自己的工作室。日子平顺，方向明晰，忙碌且充实。可就在2017年，我作了一个让周围的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——放下成熟的工作环境和不来的人脉，回到故乡象山。这个念头，源于一次文献查阅。陈汉章先生引《格古要论》云：“象窑有蟹爪纹，色白滋润者高，俱不贵。”寥寥数语，却如一颗石子投入心湖，涟漪久久不散。小时候翻东塘山坡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似乎有一团千年的窑火，在家乡的海岸线下静静蛰伏，等待着一个归人。

后来，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。原来，东塘山窑址确为宋代青瓷遗存。除了东塘山，象山还有塔山遗址、陈岙青瓷窑址等8处窑址。唐代陈岙青瓷窑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